

岁月笔记本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一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姐妹花”芳珍和芳玲。她们来自山里，租房住在学校和我家中间一个叫“下河”的村子，她俩不但人长得清秀而且朴实友善，上学、放学我经常与她们同行，有时还去她俩租住的小屋一块学习、玩耍。特别是与我同年同月生日的妹妹芳玲，跟我很是投缘。

山里的孩子吃的苦多，懂事得早。那时每周上五天半课，也就是周六下午不上课，芳珍芳玲每周六下午走三十多里山路回家，周日下午背着劈好的柴捆、包谷粳和酸菜回到租住房。我羡慕她俩会做饭、会织围巾、缝补袜子和衣服，她俩则羡慕我住在“平里”（川道的意思），家里有台能听歌的收音机和一辆能骑着跑的自行车。那时候生活普遍贫困，她俩生长的“山里”和我生长的“平里”都是农村而非“城里”，所以相差不是很大。

记得那年春季四月初，有一次周五放学后，我和一个名叫花蕊的同学受“姐妹花”邀请，背着背笼随她们“回家”挖野菜。三十多里的山路，我和花蕊紧走慢赶还是拖了后腿，到她们大山深处的家里时，已是繁星满天的夜晚了。

第二天早上，芳玲母亲早早起来为我们做了葱花拌汤煮芋头，拌汤是白面做的，一丁

飘香 的记忆

■ 周亚娟

点的油水，却很清香。白面拌汤，应该是山里人招待远客最好的饭食了。饭后芳玲父亲拿起背笼带我们顺着他家后面的小沟向南山进发。“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话不假，上南山的羊肠小路曲曲折折，一条清亮的小溪在花花草草的掩盖下从脚旁流过。芳玲说这是她老家的泉水，我有些纳闷。芳玲父亲解释说，前面山腰就是他们的“老庄子”，五六年前才搬到昨晚我们住的山脚下房子的。半个时辰后跨过几十级石头砌成的台阶，我们来到了“老庄子”。老庄子很老却极其诗情画意，三间泥土房青瓦覆顶面容斑驳，两处鸡舍茅厕木石搭建神色安宁。房前屋后除了一丛丛青翠的竹子还有正在吐露绿芽的椿树、核桃树、柿树、老榆树、栗子树……房侧竹园旁边的岩隙间，有明亮晶莹的挂瀑潺潺落下，聚成一泓清泉。这泉水日夜不息，顺着老庄子向山下流去。

那天挖采的野菜很多，荠荠菜、蒲公英、马齿苋、香椿芽、枸杞头。最多的算是蕨菜了，它大多生长在阴坡，这种菜也叫拳芽、商芝菜，营养价值高，采摘要趁嫩趁早。芳玲父亲说我们来一趟山里不容易，要多采些带回去才好。他自个背着背笼去高处的松树林采摘去了，交代“姐妹花”带我们在相对平缓、安

全的山坡上采挖。

大约中午一点多的时候，我们五人满载而归回到芳龄山脚下的家里。她母亲赶紧端出早就备好的饭菜，一个红薯面与白面掺和烙成的大锅盔，一锅金灿灿、黄澄澄、飘着谷香的小米粥。我至今想不起那天有没有菜，只记得那天的小米粥深深地打动和震撼到我，它不但入口黏绵软糯、爽滑香醇，而且溜进胃肠解饥消渴使人肺腹生津周身滋润、舒坦。那时小米对于我来说，见得极少更别说吃过，像这种颗粒又圆又大，原始石碾打磨出的谷子，又用山里的疙瘩柴火熬成的小米粥，还是头一回吃到。那天的小米粥我用山里那种半截白半截黑烧成的瓷碗，吃了一碗又一碗，最后还没足兴，却实在不好意思再去舀。那种碗，长相拙笨古朴、碗口很浅，一大勺正好一碗。来自远古石器时代的粟熬成的粥，盛在这种碗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大山深处的芳玲父母，为了生活，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汗水。却在我们到来时，用只在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白面和小米款待我们。还在我们离开时，给每人衣袋里揣了两个煮鸡蛋，嘱咐我们路上“打尖”充饥。

芳珍上完初中后就回家务农了，按山里



风俗，找了个更山更远人家的男孩入赘成婚。芳玲高中毕业后去了南方打工，后来渐渐断了音讯。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那碗金黄色黏糯爽口、清香四溢，饭汤表面泛着一层明亮米脂油的小米粥，和大山深处勤劳善良的“姐妹花”一家人，时时浮现在我的记忆里。虽然后来超市里卖有五颜六色的小米，家常中能喝到各种配料熬成的小米粥，但最简单最香醇最美味的，还是在“姐妹花”家里喝的小米粥，任时光荏苒，温暖如故，历久弥香。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诗意人生

不要急着忙于生活了
把自己这颗日渐麻木的心
也种进母亲的菜地里
和这些盎然的青菜一起
沐浴家乡的暖阳和月光
唱最老的歌想最古的河
明年如果来不及开成一朵花
就烂在泥巴里
在母亲的滋养下努力茁壮
和所有的青菜一起晒太阳
沐浴风吹影动鸟儿轻啼

日子如此悄无声息
吹慢慢的风等慢慢黄昏
在山里爱比较容易
和万物产生深刻的连接
我应该爱过许多座山峦
还有吹拂而过的清风
和某个在树下捡起叶子的人
更爱清水白菜
和承载这些菜的土壤

（作者供职于陕西华通公路工程公司）

曾有多少老虎
栖居于这道山岭上
以此为家，占山为王
想必至少，有过虎的行踪
否则何来这一威名

而如今，它们去了哪里
任凭上岭的人大呼小叫
忘乎所以。此刻
唯有蝉鸣躁动
与我们一比高低

猛虎脱落的毛发，或许
成为满坡的野草
踩下的蹄印，被雨水浸泡
长出大大小小的石头
——一个形似卧虎

躺在嶙峋的白石上
夏风掠过鹤城的楼顶
岭头婆娑的林梢
耳畔仿佛隐隐传来
阵阵虎啸

磕头虫

在河边散步，遇见
一只黑色的磕头虫
我漫不经心，无所谓走多远
它却脚步匆匆，像是在急于赶路
俯下身，我用手指
轻轻揭住它。啪啪啪
它在地上，一连磕了几个响头
分明是在恳求我，高抬贵手

哈，好一个铠甲小勇士
一时，我敬佩于它这种
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度
对自己的恶作剧，愈觉愧疚

为越过眼前的坎儿，走得更远
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上，有多少
跟我一样漂泊不定的人
不都是些，小小的磕头虫
有同样样，不得不屈服地
低下尊贵的头颅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真挚情怀

摸黑的时候，爷爷扛着放羊铲，吆喝着羊群对对面的印子山坡悠悠走下来。山脚的左拐角，住着一户苏姓人家，几眼土窑洞紧嵌在山根几下，快要散架的木栅栏大门用麻绳系着。那户人家好似天天在后山务农，门口长满了当地特有的植物臭黄蒿。你可别嫌它臭，一物总降一物，要是谁不小心被大桥边的苋麻蜇伤手，顿时又肿又疼，还真就只有这臭黄蒿擦了才管用哟。经过那户人家，最后再下一个小坡，群羊便飞奔雀跃，它们聪俏地绕过苋麻林，贪婪地吮吸大桥底下那一汪清澈的溪水。

爷爷疲惫地提着放羊铲，黝黑的皮肤被日头晒得有些发红，门牙很早就掉了几颗。他笑眯眯地怀抱一只雪白的小羊羔。我跑过去，讨好地抢过爷爷身上的干粮挎包，套在自己脖子上。爷爷小心地把小羊羔递给我，急急地收羊进圈，转身再去忙活那只累坏的老母羊。先给它盛水喝，再拿出家里最好的谷米去喂它，那样子像极了慰劳一位战斗胜利的“大功臣”。

第二天清晨，太阳透过土窑脑畔，斜照进羊圈时，老母羊终于缓过劲儿来，看着它对小羊羔咩咩地秀着母爱，我禁不住伸手去抚摸那只快乐的小羊羔。它也不跑，似乎没有一丝惧怕的样子。爷爷说小羊就放在家里由我来照顾，我瞬间开心的不得了！大喊着：“爷爷放羊，我上山去给爷爷送午饭！”

我和爷爷奶奶的家住在印子山的对面，窑沿上长着一丛茂盛的马茹，春季马茹花开洁白小巧，默不争艳；夏季结果，绿又苦涩；秋季熟了，一片殷红，令小孩子垂涎，恐于窑沿过高，总是望不可及。奶奶见我实在太馋，便拿了家中最长的擀面杖去到脑畔上。只听到“嘎啦、嘎啦”擀面杖捶打马茹的声音，殷红的马茹如雨点般，欢天喜地地

山脚下的故事

■ 康娟

落下来。

院中那棵老梨树打我记事起，就已是参天大树，树下有盘古老的石磨。梨花正开，我喜欢坐在磨盘上闭眼闻那雪白的花香，终于捱到花落挂果，趁奶奶不在，蹑脚踩上石磨，把那刚落了花骨朵的“小绿梨”狠狠地摘下两兜兜，像做完贼一样，一路狂跑出大门。硷畔上刚好耸着几棵可以乘凉的老槐树，一条蜿蜒的小溪自家门而过，惬意地坐在槐树下掏出梨子美美地咬一口，发现竟又苦又涩。

有一年，奶奶决定再挖一孔新窑洞，请了邻家来帮工，那叫一个辛苦！邻家挖累了，满身是土从窑里走出来，四五岁的熊孩子坐在梨树下的磨盘上玩耍，见到“土人”霎时吓得大哭：“奶奶，奶奶，咱家的土神爷跑出来了……”到今天奶奶讲起都会禁不住大笑。

奶奶最小的儿子，仅大我八岁的三爸爸读到初中那年，一天周末突然拿回一本新奇的英语书，神气地在我面前来回踱步、晃悠着背来念去，这令还没上学的我甚是羡慕，无奈不会读，只能笨拙地嘟囔着瞎念。受了文化洗礼的三爸爸，攒钱为自己买了牙刷和雪花膏、还有皮鞋油，那得意洋洋的劲儿让人好不嫉妒！于是等他不在，我偷偷拿出雪花膏，解气地擦满奶奶脸上年画里七仙女的脸，感觉还不够，再拿出牙刷刚挤上牙膏却错挤成鞋油，最后刷得自己满嘴乌黑，哇哇大哭。三爸爸当时气急败坏，哭哭不得！最后还是奶奶毫不留情，从灶火圪崂抽了根木柴棒子，把他唬开了。回来时，他拿着英语书，认真教我念起来。

奶奶是陕北典型的重男轻女思想，却偏爱我这个淘气的孙女。每次擀面分明擀的杂豆面，却愣是往面里滴一小滴麻油，笑着

对我说：“吃吧，娃娃，白面做的！”我吃得津津有味，吃罢再用铁饭盒盛些，给印子山放羊的爷爷送去。山坡很高，草绿、花不多，却稀奇美艳，一口气爬上山头，发现爷爷居然在山上搭起了小灶台，正用羊奶煮小米饭呢。一颗现刨的土豆用树杈自制的削皮刀去皮，切成小块一起煮进了羊奶米饭里。出锅时，爷爷从干粮挎包里掏出些盐撒上，香喷喷的羊奶子饭就这样做成了。于是，坐在那印子山山尖尖上，我吃爷爷做的羊奶子饭，爷爷吃我送来的“和杂面”，别提有多惬意了。

多年后，我清楚记得印子山脚下的故事，记得村庄生活的模样，炊烟和暮色、小溪与水草、古井和小路。我依旧分不清奶奶擀的白面与杂面的味道，却时常想起山脚下，那户大门口长满黄蒿的苏姓人家，他们的儿女是否还在那个穷苦地方生活？抑或已金榜题名，为印子山出人头地了？

（作者供职于靖富分公司）



你的三十年，我的十年

■ 王璐

通人三十年矢志不渝、开创伟业的伟大历程，温暖着人心，铸就着辉煌。

毛主席曾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报纸是不可或缺的信息传递媒介。而你默默记录着陕西交通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使命、记录着陕西交通发展的宏伟蓝图，一行行文字、一幅幅图片是最忠贞的记录，一篇篇报道、一个个纪实是最准确的传述。交通时政热点第一时间的传达、方针政策不余遗力的精准领读，副刊中诸位名家笔下深厚的文化底蕴，各位一线工作者分享的生活感触等等，你像是一张巨大的思维导图，用结构、用脉络、用你的赤诚之心，绘就出《陕西交通报》三十年的灿烂华章。这是你的骄傲，更是我们陕西交通人的骄傲。

2012—2022，这是我的十年。新闻媒体是我在大学主修的专业课，但是新媒体愈加广泛的时代背景下，从汉朝邸报到如今的电子报，纸质媒体仍然有着独特的核心要素优势。稳定的空间感、逻辑的严

密、清晰的线索，这些都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特点。在我成为了陕西交通人，接过《陕西交通报》的那一刻开始，冥冥之中就有一种信念感，笃信这份报纸一定是我漫漫征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16年3月，我第一次拿到了这份报纸月末版的征稿，思索几天，认真真写下《窗边的小豆豆》读后感一文，怀揣着忐忑的心情，经过了半个多月的等待，终于在2016年3月29日第1461期，四版的左下角看到了自己的文章。这是第一次，我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发表在报纸上。拿到报纸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心中是无法言说的激动，于是小心翼翼地把那份报纸保存在家里的抽屉中。

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种认同感。是我对我笔下文字的认同，也是对我的认同，这也是我在成为交通人之后，发现的一片我热爱的、无比广阔的领域。于是在这之后我便爱上了月末版，爱上了那排列整齐的铅字。从那时起，月末版好像成为了我的一种新的“计时方式”，一月一个轮回，这些年来习惯了每个月出刊前的等待，习惯了每个月不同的主

题内容，更是习惯了月末版成为了我的一位“不說話”的老朋友。

再到后来，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一些工作类侧记、政务信息也逐渐被刊登在了其它版面。于是我感受到了你的包容、你的豁达。你把三秦沃土上的交通人交通事浓缩在在一方报纸间，用吐纳生息的节奏孕育出每一版的变化。于是我看到电子版的出现，又看到陕西交通公众号里“新闻汇”的身影，你的新媒介的诞生，让我感觉仿佛跟你的距离又再近了一些。

这十年，阅读你，也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习惯。对我来说，阅读使文字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比图像更空灵、比记忆更清晰、比冥想更深邃。阅读这样一份报纸，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厚度，这对于一个生命有限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而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为我建立起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很庆幸，在我成为了交通人以来，一路有你，始终陪伴。（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絮语轻谈

书与路

■ 石小平

大学毕业前夕，一位任课的年轻女老师曾对我们说：“希望你们走向社会以后，一年能看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当时的我，则很不以为然。心想：一年的时间，看一两本书还不容易？

但现实却以其无声的方式吞噬着我过于简单的心。当我终日面对公路路面上的尘土、垃圾，边沟里的污水，路肩内的杂草时，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望。

那时候，从业行内的报纸上读到过同行宁颖芳、王艾芸的文章。不只是欣赏她们优美隽永的诗文，抑或是朴实彻悟的人生感言，更羡慕她们身为公路人仍能一如既往地通过读书感知世界而行走于文字中。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是书向我伸出援手。

二十一世纪初，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公路市场渐渐复活乃至活跃。受形势驱动，我看了许多关于公路技术、标准、规范方面的书。虽然其中有些也是一知半解，但我深深地感受到点线面组成的公路其实很复杂。

2010年底，在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网化建设的契机下，我投身到更宏大的公路项目建设中。十余年时间，我见证了灞临路、国道310西安过境公路、绛渭路拓宽改造工程奠基、孕育、诞生和辉煌的全景；也深深感知到每一环节程序的审批、每一分项工程的施工、每一工程细目的计价都离不开书籍给我的帮助。

我更真切切实感受到书的厚重，书的博大，书的助益。

静心细想：走过的平淡无奇的路程，陪伴自己最长的一是书，另一个是路。看不完的书，也梦想着写书；终日走不完的路，也正在修路。

书与路，就像我的两条腿，伴我一路前行。我知道，今后自己也许还要在书与路之间磨砺并前行，我亦深知，书与路已融入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书是路的灵魂，路是用书铺成的。路是一本没有止境的大书，吸引我们公路人细细地读，慢慢地品。

唯愿当下心留书中，脚行路上！

（作者供职于灞桥公路段）

